

革命斗争回忆录

楊尚奎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革命斗争回忆录

揭尚奎等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革命斗争回忆录

谢尚奎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三梭路11号)

(江西新华书店出版经营许可证出字第一号)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01691

开本：850×1138公厘1/32·印张：11³/₂·字数：235,200

1959年3月第一版

1959年9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印数：5,065—10,092

统一书号：T 10110·195

定价：(6)一元二角

編 者 的 話

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搖籃。江西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曾經进行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

南昌城头，井冈山上，最早地飄揚起光輝的革命紅旗；在我省广大的地区內，到处都建立起了革命根据地。江西人民把革命当作自己的生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民党前来进攻根据地，我省人民和紅軍一道，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粉碎了多次“圍剿”，取得了輝煌的胜利。紅軍北上抗日後，江西人民仍然坚持了不屈不撓的游击斗争。

在那艰苦的年月里，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宁死不屈，前仆后继，出生入死，英勇斗争，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颂的斗争故事和英雄事迹。

根据毛主席指示：“发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荣。”中共江西省委对于发动老革命同志书写革命回忆录的工作非常重视；年轻的一代，从这些革命回忆录里，将得到有益的帮助和教育，知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知道毛澤东思想怎样正确地吧中国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

这里的二十四篇革命回忆录，大都是本社出版的几集

“紅色風暴”中選錄下來的。文章的作者，都是在長期革命鬥爭的火焰中成長起來的老革命幹部；他們對於當年親身參加過的鬥爭，有著親切的感受，深刻的體驗；他們通過自己的經歷，從各个方面、各個角度描寫了第二次國內革命的鬥爭，因此，故事激動人心，給人的印象是難忘的。

本書編選的文章，力求符合歷史真實。但由於過去處於艱苦的戰爭環境，早期鬥爭史料保存下來的極少，以致編輯本書時缺乏必要的參攷材料，加以編輯水平有限，如果有錯漏之處，我們衷心地希望讀者給以指正。

目次

編者的話	(I)
兩條半槍鬧革命	邵式平 (1)
槍的故事	邵式平 (6)
追念方志敏同志	邵式平 (11)
方志敏同志	繆 敏 (23)
光榮的道路, 艱苦的歷程	黃元庚 (87)
紅十軍第一次進軍閩北散記	繆 敏 (93)
紅十軍第二次進軍閩北記實	繆 敏 (116)
在第二次反圍攻中	黃元庚 (123)
閩北三年	黃知真 (132)
潘虎	鄧 洪 (140)
一支武裝交通隊	鄧 洪 (151)
山中歷險記	鄧 洪 (165)
短促而光輝的生命	鄧 洪 (185)

坚持在湘赣边区	譚余保 (193)
坚持在湘赣边区三年	段煥竟 (201)
湘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	刘培善 (233)
暴风雨的前奏	賴紹尧 (242)
艰难的岁月	楊尙奎 (253)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	刘建华 (310)
山谷中的搏斗	楊尙奎 (320)
死亡线上的斗争	刘俊秀 (327)
小老鸦山的战斗	黃永輝 (337)
过草地	賴华兴 (340)
难忘的日子	倪南山 (346)

两条半枪鬧革命

——紅十軍初創时期的片段

邵式平

南昌起义后，一九二七年底，贛东北地区弋阳、橫峯两县的农民，在以方志敏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下，也高举起武装起义的紅旗。

起义后不久，敌人就开了一个团，专门对付起义的农民。当然，那时敌人是占优势的。农民的起义队伍，名义上說来也有“五路纵队”，但五路当中，三路各有一条枪，其中一条步枪还被截去半段枪管，所以后来流傳着这样一句话：方志敏两条半枪鬧革命。至于其他两路，則連一条枪也没有，起义的农民，手执着梭标同敌人打仗。

到一九二八年五六月間，形势一天天严重了。敌人越来越多，我們凭着那么几条枪，在山上游来游去，和敌人足足对抗了一个月。敌人步步进逼，我們的游击地区越来越小，渐渐地，我們退縮到了中心地区。

那时，我們的中心地区是磨盘山。它位于弋阳、橫峯、

德兴三县之間，是怀玉山脈的主峯。我們便被包圍在这块小小的地方。当地的反动派，也囂張起来，明里不敢反对我們，暗下却同敌人通消息。我們走到哪里，敌人馬上就知道，跟着追上来。就这样天天跟敌人兜圈子，緊張得日里吃不上飯，夜里睡不成觉。

怎样对付敌人呢？大家意見很不一致。有的人流露出动摇情緒，主張把队伍解散，把枪埋在地下；有的人主張轉移活动地区，跳出敌人包圍圈去；也有主張同敌人拚一拚的。各种各样的意見很多，如果不統一起来，眼看这支游击队是无法支持下去了。

就在这时候，方志敏同志決定召开弋阳、橫峯两县的干部會議来解决。开会的地点，挑选了一个敌人不注意的地方。这地方叫方胜峯。方胜峯是橫峯与弋阳交界地方的一个小山，山上有座冷冷清清的破庙，僻靜、隱蔽，是个很好的会場。決定作出以后，当天，就忙着做会前的准备工作，写通知书，分发出去，整整搞了一天。

趁夜里天黑，我們悄悄下山去。到了山下，天快矇矇亮了，我們一个个挨着敌人的崗哨旁边溜过去，敌人正在換崗，沒有发觉。他們滿以为我們还被包圍在山頂上，那知道我們已太平无事的到了方胜峯。

大家到了方胜峯，都感到疲倦万分；因为搞了一个通宵，沒有休息，身子一倒下去，便都睡着了。一直睡到中午才起来开会。記得参加这次會議的有方志敏、我、黃道、鄒秀峯、吳先民和方志純等二十多位同志。其中有一位上級青年团派来的代表，名字記不起来了，大家都叫他老龐。

方志敏同志担任会议的主席。会上，思想論爭很厉害。老竈同志主張埋枪、解散，他的理由是：各省发动了二百多处暴动，到現在先后都失敗了。

方志敏同志坚决反对这种逃跑的办法。他說：“这里的群众跟我們一起革命，如果我們在困难的时候，便埋枪逃跑，群众牺牲太大；丢下群众逃跑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共产党员应当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誰要是不承認自己是共产党员，他可以走！我們不走，我們是要和群众一起坚决斗争下去的。”

大家听了方志敏这番义正詞严的話，都一致贊成。会议又討論到第二个意見：主張帶枪走，离开敌人的包围圈，将敌人引到根据地以外去，然后我們再回来。討論很快就得出結論，一致認為在根据地里，我們有群众可以依靠，如果轉移到新地区去，人地两生疏，群众一下子又不可能了解我們，那岂不自取灭亡？再說，就算把敌人引出了根据地，我們回来，敌人不还是跟了回来，引来引去，一点也解决不了問題。

討論来，討論去，最后，只有一条路：坚决斗争。方志敏同志詳細分析了情况，他說：“我們还没有跟敌人正式交过手，而現在敌人兵力很分散，群众又不支持他們，真的打起来，不見得就打不过他們。至于敌人消息灵通，紧紧跟住我們轉，那是因为根据地内还有反动派存在；我們想走也走不了，只有打。再說在万不得已时，要轉移陣地，那也得事前有些布置，在新地区先做好群众工作。万一仗打不贏，可以按照布置好的步驟轉移。……”

听了方志敏同志的具体分析，主張坚持斗争的空气濃厚起来了。大家充满了信心，一致作着打的准备。接着，我們都着手来研究敌情。当时包围我們的是敌人一个主力团和地方部队“靖卫团”。凡是向我中心地区和工作巩固基础好的地区“进剿”的，都是敌主力部队；我工作较为薄弱的地方，則由地方“靖卫团”“进剿”。根据这情况，我們选定了弋阳这一路的“靖卫团”作为打击目标，因为这路敌人最为群众痛恨，群众曾要求我們打它，打它可以把广大群众争取过来。

打击的目标确定了，接着又研究分工。当时，我們总共有了四十六条步枪，分了六条給方志敏同志，由他亲自負責去镇压反动派的气焰。其余四十条枪，交由我带去打敌人。

那时，我們部队的番号是“土地革命軍第二軍第二师十四团一营一连”，連长是胡德珍同志。当晚，天正下着雨。部队下山来，淋着雨走到天亮。我先到金鷄山，等着部队，却不見部队开来。原来这时部队里还没有传达方胜峯会议精神，士气很不好；同时，战士们看見这山上光秃秃的，沒有掩蔽的地方，都停在山脚下，不敢上来。

待我知道部队已經到后，就跑去动员，将会議上的决定跟大家一說，战士们的情绪顿时振奋起来。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消息傳來，敌人来了。

我們隐蔽在竹林子里，从高处望下去，十多里地一片烟火。敌人从过港埠出来的一个連，驅逼着根据地内外一万多反水农民，一路烧杀而来。群众扶老攜幼，滿山遍野的乱逃。眼看着敌人从我們面前追过去，我們这支队伍，就繞到敌人背后，出其不意的杀了出去。一下子，就将“靖卫团”一

个連冲垮，反水农民更乱了营，撥回身子朝来路奔逃。后面人手中的梭鏢，戳到前面人的屁股上，前面的人就杀猪似的叫起来：“紅軍同志，我是被抓来的！”

一瞬間，被敌人追赶的群众，也都回过身来，替我們助战。四周山头上，插滿了紅旗，一片喊杀声，弄得敌人摸不清紅軍究竟有多少人。

敌人朝来路潰退，我們兴奋得連飯都沒顧上吃，乘胜追击，一气追了五十多里才停止。

这一仗，震动了整个弋阳城，都以为紅軍要去攻城。城内乱成一团，伪县长怕死要命，聞风就出南門逃了。城里許多地主豪紳，挤着要过浮桥，人太多，有的就被挤落在河里淹死。可惜我們当时不知道城内情况，只是在城外向着城内打了几排枪就走了。

繼金鷄山战斗后，我們又接連在樟树墩和胡家墩打了两次伏击战，都取得了胜利。

坚持斗争的方針胜利了，这是方胜峯会议的胜利。我們这支紅軍，也在不断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由游击队形成正规紅軍，并改編为“中国工农紅軍江西独立第五团”。是为紅十軍的基础。

槍 的 故 事

邵式平

“繳槍一支，賞洋五十”

金鷄山打了漂亮仗之后，紅軍江西獨立團的隊伍，不斷擴大，參加紅軍的人越來越多了，部隊中流行着一句話：人比槍多，槍比子彈多。新參加的紅軍戰士，能發到一顆手榴彈，已算不錯；還有不少赤手空拳的，老戰士稱他們為“候補戰士”。

看到槍支不夠，團隊領導上想方設法地搞槍；辦法之一，就是公開的向紅軍戰士提出：“繳槍一支，賞洋五十。”

紅軍戰士掀起了殺敵繳槍運動，從戰場上去奪取白軍手中的槍支。不僅是獨立團的戰士，還有地方武裝，拿梭標作為武器的農民群眾，也都想出了各種巧妙方法，奪取白軍和反動民團的槍支，送到獨立團來領取賞洋。

也有這樣的群眾，通過自家的社會關係，花一些錢，從白軍軍官那里，偷偷把槍買來，一樣送到獨立團來領賞洋。

通過這辦法，槍支是搞到了不少，但賞洋也付出了很大一筆。在當時，五十塊銀洋，可是筆相當可觀的錢。

幾個月后，隨着隊伍的擴大，經費開支也增大了，紅軍

战士缴了枪来，赏洋却付不出；先是用记账的办法，暂时欠一欠，待筹到款子时再付。不想日子一长，战士们不断地缴了枪来，欠账就越记越多，欠款越积越大，挨到年底，部队又要做一批棉军衣，明摆着，欠下的赏洋，是无法清偿的了。

情况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才明白这个办法不好，决定动员红军战士，自动放弃赏洋，并从此废除这制度。好在当时的红军战士，都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他们的杀敌缴枪，原不是为了领赏洋，通过几个会议，问题就解决了。那时，红军除了打仗之外，还发动新地区群众，进行分田废债运动，于是大家称这次废除赏洋制度的事为内部的“废债”运动。

从此以后，谁缴到了枪，不再发给赏洋，而改以名誉奖励。

“越修越坏”

“越修越坏”也是发生在没法搞枪时期的故事。

那时候，手枪比步枪更难搞到手，战士们有了步枪，干部们却光着手。有一次，记不得是那一位同志讲起，说上饒可以买到手枪，但要价很高，一支手枪讨五百块银洋。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派了人去谈谈看。

不多久，枪买来了，一支是白郎宁，附有五粒子弹；另一支是左轮，却是光枪一条，连一粒子弹也没有。白郎宁手枪归给独立团团长周琦佩用了，而左轮枪，有时挎在你腰上，有时带在他身边。

左輪槍雖沒有子彈，大家却對它挺感興趣，不時拿它打着空槍玩，過過使用手槍的癮頭；沒想到過不了好久，就把它撥弄壞了，扣一下，擊發機張開，象尾巴似的翘在後面，不再合下來，要它合下來，得扣二下。這真使人掃興，還是花了五百塊銀洋買來的哩！

後來，部隊也為了槍支經常壞，特地物色了一位撫州佬，據他自己說，任何槍他都能修好，於是就請他來修這支左輪槍，這位撫州佬來後，生了半個月的病，病好之後，才開始工作，每天請他吃一斤肉。他修這支手槍整整修了一個月，拿回來一試，不但沒有修好，反而損壞得更不象話了，擊發機張開之後，任憑你怎麼扣也合不下來。

到了六月，省里調來了一位張同志；他來時空著手，沒有槍，他也說自己會修槍，於是這支左輪槍就歸了他。張同志用了一個時期，又奉命調回去了，他將手槍留給了方志敏同志，這時，槍不但不見修好，反而更壞了，輪子是用細繩捆住的，要不然，就會同槍身離開。

這支沒有子彈的左輪手槍，帶在方志敏身邊，倒也起著不小作用，打土豪，鎮壓反動地主，一時還少不了它出場。但終於有一次，方志敏同志不慎弄斷了捆輪子的細繩，將輪子丟掉了，光剩了一個槍架子，從此，它不能再起作用了。

後來，大家時常談起這支手槍，並給它取了個名字叫“越修越壞”。凡是遇到一件事情，越搞越是糟的，大家就說：“又是一支越修越壞！”

“鸡公炮”

一九二九年的下半年，独立团在贵溪的一次战斗中，歼灭了白军一个连，并缴到了一挺捷克式重机关枪和四箱机枪子弹。这是当时第一次从敌人那里缴到的重武器。

无论是红军战士，或是根据地群众，都很少见识过机关枪，这挺枪轰动了大家，独立团到哪里宿营，附近一带的群众，就远远近近都跑了来，要看看“鸡公炮”——群众看见机关枪架在地上，活象一只大鸡公，而枪筒子又是那么粗，于是就将机关枪这个名称，传讲成为“鸡公炮”。

红军战士更是把它当作珍宝看待；行军时，往往争着要扛机枪，各人抬着一条腿，高高扛在肩头上，走起来比平时更长精神。临到战斗时，前面接敌的战士，忙着查询：“机关枪在哪里？”“快通知机关枪走远些，别上来！”唯恐它丢失了。指挥员临战前的要事之一，就是派人保护这挺机关枪。

所以在实际上，我们虽然缴到了一挺重机关枪，却等于背上了一个大包袱。行军得扛它，打仗要保护它，不轻易让它参加战斗。但对战士们来说，自缴到这挺机关枪以后，战斗更有精神了，时刻觉得机关枪就在后面掩护着似的。

缴来的四箱子弹，除了试枪打过一些外，还很少动用过，但说来奇怪，在白军阵营里，却不时的传出惊惶不安的消息，说红军主力打××啦，夜袭××啦……。一时间，白军到处遇到了红军独立团似的。

其实呢？这是根据地群众的妙计，他们仿照机关枪的声音，用火油箱的洋铁皮，做成了假机枪，夜半三更，摸到白

軍据点和民团驻地附近，先打上几枪，然后，假机枪就咯咯咯的响起来，愚蠢的敌人不知底细，听见有机枪的声音，就真的当作是独立团来了，整夜提心吊胆。

一九三〇年初，这挺“鸡公炮”随着新编成的红十军，调到中央苏区去了。